# 昨非庵日纂

# 昨非菴日纂二集守雌卷之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患丈人曰善哉言乎

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居家

以無事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理到之言也

宣和中蔡居安夏日會館職於道山食瓜居安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瓜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坐客咸歎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嗟夫矜才招忌負望身危黃絹幼婦楊脩

所以見殺使君與孤玄德所以見疑惟才而不露望而不居斯居身之珍乎

溫恭愼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

長沙有朝士意氣滿盈賓至則鼓吹喧闐有人誦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曰圭齋還是舊

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呬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忸怩

范淳夫嘗語李方叔云李文正有言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

耶律德光嘗問馮道曰爾是何等老子道荅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大喜即以道為太傅

才者財也人有財盜必刼之故以才得禍者十常七節者岊也高也氣高則折身高則危行高則蹶故以節得禍者十常九于房當烹狗藏弓之世時隱時見託赤松以自保方朔事殺人如蔗之主玩弄見戲若在掌股叔度居亂世君公顛厨皆其師友而黨禁不及嗣宗縱酒汙朝口無臧否梁公身事女主與婬奴爲伍縱博褫褻恬不自異使諸君子有一毫

客氣未除惡能與世委蛇潛用轉旋若此

越王念復吳怨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則抱氷夏則握火

有作用者器宇定是不凡有受用者才情決然不露

國朝姚湘攻舉子業不售納粟爲衛經歷學院李默名呼王蕡爲王責秀才不應姚稟云蕡音焚廼劉蕡下第之蕡依音呼之隨應李曰

好箇經歷能識著字竟以此去其官識字乃誤人矣

漢留侯從遊赤松唐鄴侯學道衡山或曰地上仙風鑠子道骨無怪其然若尉遲敬德一粗猛武夫拳歐道宗幾血太宗之刃乃晚年閉居杜門謝客術學長生當中外二聖之時得優游以終其天年非英雄收飲即神仙乎可稱子房長源之亞千載而下令人擊節

遇矜才者無以才相矜但以愚敵其才便可壓倒遇炫奇者無以奇相炫但以常敵其奇便可破除

范忠宣公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已至僕妾雖（一）削簡儉有不能飽者補外則加料幾倍無不厭飫或問故曰人進退雖在己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子者吾欲使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則處吾左右者必以外爲樂而

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

紹興駕幸循王第過午循王趨巨璫輩乞蚤蚤歸內皆莫測所以他日有詢之者答曰豈不願萬歲款留私第爲榮但幸秦太師府時未晡也即登輦聞者嘆服識慮高遠

鶻性俊勇翅羽未成輒躍出巢穴往往墜崖而死山雞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學未成而躁進羽鶻之躍也矜一長而自眩山

難之愛也其不至於墮且溺者幾希
犇敢素不讀書好大言假記書言故事數行往往對客談之談畢寂然無聲蓋已罄矣一日其從父戲謂曰若所談乃芝麻通鑑耳蓋吳人以芝麻點茶鬻者必以紙裹之有一鬻家藏舊書數卷旋摘爲用市人有得所授積至數葉視之乃通鑑也遂取以熟讀每爲人談或扣其蘊則曰芝麻紙上僅此而已餘非所

知也嗚呼世之少有一得而輒矜詡不置其

不爲芝麻通鑑者幾希

錢惟演出守河橋詣王沂公爲別公酌酒餞之

謂曰相公才能閥閱豈曾所敢望然曾忝冠

政府相公尚寄藩屏者蓋以霜紳之士畏公

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畏登庸調化必

有日矣

容齋一筆云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楊誠齋

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大患正在不饑不寒秦不并六國二世未亡隋不一天下煬帝不喪晉武帝不平孫皓則無羊車之恣唐憲宗不平淮蔡則無金丹之禍此畏無難之說也乞食於野人重耳所以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光武所以興此不患饑寒之說也故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劉穆之既爲宋武帝委任心懷警惕嘗語所親

曰貪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丹陽布衣不可得也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名之共附也郭泰載盈車之刺世之無交也稱衡懷漫滅之名

名病太高才忌太露自古爲然於今更甚

唐楊慎矜慎餘慎名皆偉儀形風韻高朗籍甚於時慎名嘗覽鏡見其鬚面神彩有過於人覆鏡歎惋曰吾兄弟三人盡長六尺餘有如此貌如此才而見容當代以期全難矣何不惜我少體弱耶竟如其言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子也以父素與高祖不睦常懷危懼每自貶損或勸治產業智積曰昔

平原露朽財帛若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賔客或問故答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帝時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恙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得保首領沒於地下矣

蟲有蛸者一身兩口爭相齕也遂相食因自殺同官爭權而亡其國同氣爭財而喪其家皆

蝤類也汝唯不伐誰與爭功至哉言乎
鮑照文辭贍逸世祖時爲中書舍人世祖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故爲文多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豈知有深意煬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每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噫胄以炫才自殺照以斂釆自全文士其知所自處哉

唐大司徒杜公位望已極常慮禍至致政後跨一小駟着一粗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吾計中矣向者實自污也

趙襄子伐狄勝之食而有憂色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趙氏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

以為亡也勝非其難持之者難也

陳摶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聞者以為至言康節嘗三復誦之故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

打譁隨時之妙法休嫌終日昏昏精明當事之禍機却恨一生了了

李揆為和戎至番番長問唐家有一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

恐其拘留以此誣之也揆門戶第一文章第一官職第一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張邵爲江夏長史坐贓當罪謝述上表言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免邵官削爵士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特加曲恕

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遮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詔焚之

晉阮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競趨惟恐不及瞻逡巡在後俟飲者皆畢各束手以觀然後進而飲之

朝詠受知於王化恭王知杭州詠擢第知仁和縣公屬吏也將之官先以書及詩文寄王欣其得託宇下王不荅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

藏事甚急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抑知而尊修吏幹矣其後王首以詠薦乃語人曰以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

趙清獻座右銘云依本分莫妄求知足勝持齋無求勝妄想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味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得便宜處莫再去怕人知事莫萌心盛喜中勿

許人物盛怒中勿荅人簡說得一尺行得一寸但行好事莫問前程

任他極有見識着得假認不得眞隨你極有聰明賣得巧藏不得拙

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狄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行高人自重不必其貌之高才高人自服不必

其言之高

才子肯安心草舍者斯足登玉堂佳人肯帖意蓬門者才堪貯金屋

司馬温公請告歸洛嘗以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早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得閒閒鶴髮翁公當熙寧間神宗眷禮日隆然猶以避煩

長辱爲言吾輩可以知所自處矣

富兒因求宦傾貲汙吏以黷貨失職初皆起於慊其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也各安其貧心而安分守節則何奪祿敗家之有

宋鄭元景顏師伯嘗詣沈慶之會其遊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挹損之事老子八

十之年目見成敗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為乎

惟天生人隨賦以祿蠶方蝡而桑先萌兒脫胞而乳已生如形聲影響之符孰主張是彼皇皇求利如恐不及者豈不繆用其心耶

名根之所以害人者求名則勞矜名則傲爭名則忌萬惡之源從此而起造物之所以惡名至人之所以埋照

納穢物浮腐屍水至濁也而其清如鏡載糞溷受踐踏地至卑也而其尊配天故自清者濁自高者卑

東坡倅杭州不勝杯酌部使者知公頗有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爲酒食地獄其後袁轂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疎袁語所親曰酒食地獄我正值獄空傳以爲笑

天竺僧復見心從笑隱師洪武初以高僧徵入京師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頻婆果且留殘命喫酸梨不聽後竟坐法論死臨刑而悔不用師言

狄青平儂智高箇賊屍有衣金龍衣者又得金龍循於其傍衆言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

指揮郭德成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

日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韡中伴醉脫韡露金闔人以聞　上曰我賜也或左之德成曰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

子路爲蒲令修溝瀆以備水念民煩苦予以簞食壺漿孔子使子貢止之子路不悅曰夫子以仁教而禁由行仁由也不受子曰爾何不告於君發倉廩給之而以汝私饋之是汝不

明君惠而自見其德也速已則可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語未畢季氏讓子路者果至

李邦寧在宋爲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爲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閹腐餘生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涓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夫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帝大悦

文彥博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曰陛下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秉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

後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

史天澤謙恭不伐折節讀書議多出人意表拜相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

子之柄何以權為言者慚服

馮道根為豫州刺史謹厚木訥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為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嘆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朱新仲嘗云人生姑以七十為率十歲為童兒父母膝下視寒煖調乳哺以須成立名曰生計二十為丈夫骨强志健問津名利之場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

夜注思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息方疲俯仰世間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而藏如蠶作繭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爾就木内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名曰死計朱公每語人以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荅以死計則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嗚呼能拙者幾人哉

光祿王守和與人無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幃幌之屬盡繡爲之明皇知其姓字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至德對曰臣聞剛則必折萬事中忍爲最上帝善賜以帛

孔道輔自謂聖人之後高自標置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大笑後以事黜鄆州然非其罪躁憤且甚

一夕暴卒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託恂恂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隰斯彌與田成子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樹蔽之成子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遽止之人問故隰子曰諺云知淵中魚不祥夫田子事未形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

大矣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皇甫湜與人書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

宋唐肅與齊陽丁相同舉進士爲三益友後官

各題居宅相對一日朝廷召濟陽入議有所諾之命唐遂遷州北避之既詣其由唐曰丁入郎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或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期歲濟陽因妖誣事黜降嶺表既復謁唐公公曰果有是日丁之才術乃唐李贊皇之流蓋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若得太祖朝趙中令呂丞相居其上則丁之用不私位不危也至哉言乎

虎豹無事行步若不勝其軀鷹在衆鳥之間若睡寐然蓋積怒而後全剛生焉越人所以滅吳之道也

羊祜嘗與從弟琇書旣定邊事當角巾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衣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深忌名盛則責望備稍不副則訾咎深甚且無疾而早衰非罪而得

蒴角與齒鉄骨竭翠銷孰非名爲的而招之射哉

李光顏以大勳位崇愛女未聘幕僚謂其必選門閥風流之壻顏謝曰某一健兒遭遇多事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匹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可耳從事許當曰太師建定難之勳懷弓藏之慮武寧保境止務圖存而欲結援名家

非其志也與夫侯景求壻王謝何其遠哉

宋謝瞻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賓客盈門瞻驚謂曰吾家素以恬退為業不願干預時事汝勢傾朝野若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未幾晦果以廢立見誅

王秀之為晉平期年求還或問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財生而禍從矣吾山資已足豈可

久留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

齊景公分慶氏邑與晏子弗受子尾曰富人所欲君何獨異晏子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

葛思遠統朝事廖元儉過宗德豔欲與共詣思遠德豔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而屑屑造門耶辭不往

丈彌遠當國選人皆出其門伶人作孔門弟子一日吾宰予也子曰於予與改一曰吾顏回也子曰回也不改回謂予曰吾居四科首不改汝何獨改予曰吾鑽遂改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爾予曰汝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近有嘲仕途速化者言達摩問大士曰吾面壁九年澹然無欲乃不得昇彼洞賓者三醉岳陽則犯酒戒私度仙姑則犯色戒劒斬

黃龍則犯氣戒點石爲金則犯財戒乃反得昇何也大士笑曰彼朝滄海暮崑崙一日走了許多路方才得昇子終日面壁曾不一動何故得昇噫今世不有宰予之鑽而有洞賓之走難以在上位矣雖然所鑽者敗則鑽者與俱敗所走者去則走者與俱去不如不鑽不走者之故吾自在也故曰百巧不如一拙

田單興師十萬將攻翟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

軍必不下。翟田曰。單以十里城五里郭復齊。何爲攻狄不下。仲連曰。將軍昔在卽墨。坐則織蕢。立則杖鍤。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東有夜邑。西有淄上。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將樂生而惡死也。單明日結髮。徑立矢石。引枹而鼓之。翟人遂下。

能於熱地思冷。則一世不受凄涼。能於淡處求

濃則終身不落枯槁

朱泙漫學屠龍于支離益殫千金之産三年伎成而無所用其巧伯樂相馬教所憎者相千里馬教所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不常有其利小駑馬多其利多也是以學期適用不期絶德教貴有常不貴立異

唐明宗與馮道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

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
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亦猶是也。上
深以為然。

豕以禾成擒。蚌以珠見剖。翠以羽招網。龜以殼
致亡。雉以尾受羈。鸚以舌取困。麝以臍被獲。
犀以角就烹。金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
故勇士死於鋒鏑。智士敗於壅蔽。好水者溺
於水。馳馬者墮於馬。君子慎勿以炫露而招

損

爲善易避爲善之名難不犯人易人犯而不校難

憂患疾痛皆養生善知識放逐閒廢皆仕宦善知識不有憂安知樂可爲知言

孔若思嘗謂人仕至中郎足矣及遷庫部郎乃置一石止水於左右示止足之意

屈己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欲常勝者不爭

欲常樂者自足。有限之器。投之滿盈則溢。太虛之室。物物自容。靜躁寬徑。視量之如何耳。

言寡者可以杜忌。行寡者可以藏拙。智寡者可以習靜。能寡者可以節勞。

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刃以銳摧。故至人貴渾。神龍以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潛。滄海以汪洋難量。故至人貴深。

# 昨非菴日纂二集解紛卷之十五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太宗罷朝怒曰會殺此田舍翁文德后問故帝曰魏徵每事廷辱我后退而朝服立於庭帝驚曰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直言妾幸備數後宮安敢不賀帝喜而釋

張奐爲中郎將烏桓叛燒軍門奐坐帷中與弟

子講論安若無事孔融爲北海相袁譚攻之流矢雨集但隱几讀書言笑自若此法用以觀兵可以英風坐鎮即用以處世可以弭毀息爭

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貞令榷油以助軍需有司言官油不行多爲松明攙奪乞行禁止張廷範曰更有一利便可并月明禁之茂貞大笑松明之禁遂止

事有機語有會即息爭宥罪亦自有時隱語似一規冷語似諷有心而佯爲無心可解而若爲不解使聆者不疑悟者自釋蓋人雖暴順其暴而居之則慈生情雖急因其急以促之則念轉余故咲洛陽年少之不解事也流涕痛哭致貶長沙成何尺寸事善乎太史公之言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

宋文帝遣劉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

武庫爲空有荒外降人在列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仗有幾許琛跪對曰有十萬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既失問得琛此對甚喜

君山上傳有美酒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求得之將飲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觀之因一飲至盡帝怒欲殺朔朔曰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帝笑赦之

劉伶嘗因大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成化初邢宥爲蘇郡守以民多隱田立丈量之法有投邢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郡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邢爲廢法

南俗尚鬼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廟衆素欽其靈武襄駐節禱之因

取百錢祝曰此此行果大捷投此此期盡錢面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青不聽萬衆方聳視揮手一擲百錢盡紅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青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隨錢踈密布地釘之加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師還取錢與幕府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張旻馭兵法太峻軍中思變帝召二府議之王

且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
者則震驚都邑不若擢旻樞密使解兵柄反
側者自安矣後果然

成都王穎殺東安王繇兄子瑯琊王睿恐及禍
將逃歸穎先敕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
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
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

沈道虔居五康山中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

隧道虞諫之不止悉以所得與之爭者愧謝
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

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
犯仁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
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無
惑

曹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懾憚自是邊境無
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

境候騎報至諸將相眎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爲襲已皆殺之

則天時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諸相莫能拆之獨李昭德叱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左右皆笑

米元章少時作邑會歲大旱遣吏捕蝗甚急有

鄰邑宰忽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元章取公牒作一絕大書其背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却煩貴縣發來見者大笑

陳惠公因起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孔子聞之與俱登臺而觀焉曰美哉臺也賢哉王也自古聖王之爲城臺焉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陰遣

人赦所執吏

洪武時　上嘗怒宋濂使人即其家誅之　馬太后是日茹素　上問故　后曰聞今日誅宋先生妾不能救聊爲持齋以資冥福耳　上悟即馳驛使人赦之

河間王政傲不奉法帝以沈景相之景至王方野服箕踞殿上景峙不爲禮佯問曰王何在虎賁指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御服與常人

同。相誤謂乎等輩耳。王憇爲更服。

叢蘭巡撫淮安。務汰冗費。未免已甚。一滑稽生進言曰。尚有禁革未盡者。叢忻然請教曰。袴以蔽形。今兩股。是虎賁也。去一存一。所省多矣。叢良久曰。將不便於行。生曰。公但禁之。誰敢言。不便者。叢知刺。已乃弛厲禁。

則天朝。羅織事起。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爲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款

書是光書欵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不能決敎令張楚金覆勘楚金向西窗日看之字似補作平看仍隱乃喚州官齊集索一甕水令琛投書於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

洪武間有人畫僧頂一冠道士頂十冠髼鬆其髮一斷橋甲士與民各左右立以待渡揭於城隍墻上朝廷見之敕教坊司叅究其事以奏明日奏云僧頂冠有冠無髮道士十冠官

多法亂軍民立橋過過不得自是法綱稍寛

尹見心爲縣令縣近河河心有一大樹屢壞人

舡見心曰何不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

見心曰易易耳乃遣能分水者一人往量其

長短若干得至水面作一杉木桶䙡木稍長

空其兩頭從樹稍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

盡涸其水入而鋸之木遂斷

宇文泰與侯景戰馬逸墜地李穆以策鞭泰之

背曰。隴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爲貴人與之馬與俱歸。

潁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高厚四面均焉。國初有顯宦欲割三分之一以刻墓表告之州守。守曰何不割三分之二使後人割者猶得中分耳。顯宦慚而止。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

聲誦義一卷訟者俱爲慚謝

文潞公知成都雪夜會客達旦侍卒忿起拆其井亭共燒以禦寒公聞之曰今夜誠寒更有一亭可拆以付餘卒衆心稍欣翌日徐問先拆亭者何人杖脊配之

張蕘年爲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蕘年諭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

以巳牛一以賜之於是境中各相誠約咸敦

敬讓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寇恂捕殺人復忿欲手

劍恂恂知其謀乃敕屬縣盛供具酒執金吾

軍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

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

帝聞之乃徵恂恂至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

日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

是並坐極歡遂共車結交而去

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燒夫死夫之親疑之詣官告妻妻拒而不承聚訟莫決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夫口中無灰妻果伏罪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逆獄帝躊躇莫決武帝年十二侍側對曰

繼母如母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絶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悟而從之

高謙之爲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僞枷一囚立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密遣心腹察市中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死顏蠋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設若有治國者君得獨樂此海乎公始悟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之

宋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不及軍士紛紛欲動杜黃裳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鬭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痕。南公以指揑之。曰。乙眞甲僞。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欅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僞者不硬耳。

畢再遇與敵對壘。敵兵日加。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敵來追。乃留旗幟於營。多縛生羊。置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空營相

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

歐陽曄治鄂州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一日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獨留一人曰殺人者汝也彼食者皆右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其右脇汝殺何疑囚即服承曰我辜也不敢累他人

令狐文公守兗州境内方旱召屬吏至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自語曰舊價若

千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物價頓平

五代安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劒授其父使殺之其父泣不忍其婦從傍詬罵奪其劒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

段秀實爲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五更發

秀實聞之陽召掌漏者怒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馮瓚知梓州僞軍校上官進嘯聚士卒夜攻州城瓚曰烏合之衆乘夜而至宜持重鎮之待旦自潰矣衆巡城寨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

顧憲之令建康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令解牛任所往牛竟還本宅盜者服罪人稱神

宰。都下得旨酒。輒呼爲顧建康。言其清且美也。

胡汲仲在寧海。有羣嫗聚菴誦經。一嫗失衣。羣哄不承。汲仲命以年麥各寘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久曰。吾、令神督之。盜衣者、麥當芽。中一嫗屢視其掌。遂命縛之。還所竊衣。

宋劉嗣明。嘗撰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

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爲長堪爲君眞善頌也吏拱手曰內中讀文書不如是寂以忌語爲嫌旣剋長又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自悔亟賛其練達而易之

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息然羣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騷擾民庶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敕泰興海陵

諸縣罷採鷹鷂可不令而止烈祖從其計朞月之間禁校無復游墟落者

曹操攻呂布布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出引還

楊璇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

載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
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
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
逐梟其渠帥。郡境以清。